



列傳六十至六十五

陽尼

從孫藻 藻子阿

賈思伯 弟思同

李叔虎 從孫象

路侍慶 弟思合

房亮

曾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朱榮

朱北

朱彥伯

弟仲遠 世隆

朱度律

朱天光

盧同

張烈

弟僧皓

宋翻

弟道樂

辛雄

從兄纂 孫祖經 孫子德

羊深

楊機

高崇

子謙 之道 穆

魏書

十四

卷六十二至六十七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

魏書卷七十二
氏圖同來

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
閻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
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
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
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
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
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
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
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
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遷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
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
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亮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
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
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
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

杲內應逆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儼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

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

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

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

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

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

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

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

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

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

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

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

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

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

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

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

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

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
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
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
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
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後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
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
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
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克實卿以爲
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
克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劾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
遂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
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
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偵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
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
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
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
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
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躋之相承兮悲屯蹇而
日臻心惻愴而不懼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
於傅巖既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聖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今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今
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今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
今終天隱而不繁衛汎軀於世難今啟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
憲今見蓼六之先亡練疑任於怨獄今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
而策駟今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今蘊六藝於蓬廬勃計
行而致位今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今韓勲立而禍并紛
回平而綿結今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今有積譽而寵衰
或形乖而意合今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今體與識而交
馳且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今巴放麕而日
進或舉世而稱賢今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今獨爲時之
所欽或負門而干主今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今或臨危
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今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今事終
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今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今孰
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今胤遺卵而孕殷鳥藉水而存棄今
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今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
今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今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今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今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
觀瀾今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今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
而革命今靈投策而詭圖據胎而爲臣今友發文而自相風吹
鵠而襄墜今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甫人今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今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今父純臣而烹子
識同命於三君今兆先見於商妣始棲桑而發輝今終龍變於巴
庸繞閭門而結慶今鬱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今竊息壤而

瘡之鮫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九江
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
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
嚄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
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
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
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
兮夢台袞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名揚
今亦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
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
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爇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
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
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損
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嵯嶠兮眺恒碣之嵒嶂
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鑿之瑤
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
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
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泐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坂兮覩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
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琅岫之崢嶸兮
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珮攜羽民而遠遊
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窕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
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
肆眺兮歷層水而風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周之嶮巖屑瓊蘂

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
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
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
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
瀏策王良以歛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
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
於鷓鳩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貢楛
矢之啾啾心怛怛而惕惕兮志惘惘而綿綿伊五嶽之埶埶兮何
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惚惚兮
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蔭建木之長
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克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
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堪寫其深情情盤桓
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
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固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術兮馬依依於此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
耕東臯之沃壤兮鉤北湖之深瀆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
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歸風雅以導志兮蘊六藉於
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
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
不用之器不縈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
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
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

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
世浮動違性命兮鑿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
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東道兮反我遊
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
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
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
噂啗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殺身行北齊書作君子貴焉攻人之
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
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
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
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讞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
已彼譖說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
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
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蘧蔭戚
施邪媚是欽旣詭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其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克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
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旣備矣事旣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
宗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碭
石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竒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
悅年少行多不法胥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
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
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
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周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
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義秉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
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
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
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
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
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
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

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
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
文固剛直雅正不畏疆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
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
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事見北齊書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生所害時
人悼惜之

賁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
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
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待從之勤轉輔國

將軍任城王澄之園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

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
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
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
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
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
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
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
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
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
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
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
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又所寵
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
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
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官封營
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
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
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
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
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
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
同遂上表訟光韶標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
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
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
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
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
焉

李叔虎渤海蓆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嘉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
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
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
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
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
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

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修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采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

除奉朝請特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壁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

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纘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決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此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

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
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
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
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
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
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周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
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
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
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

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
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
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儁與之有
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大
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
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
弁使於蕭贖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
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
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

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卽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木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

孝昌中青齊頽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諭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
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
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
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
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
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
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
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
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
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
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諭賜馬二匹衣服
襪袴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沁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
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
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
轉西碛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
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
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
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
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
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太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實備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欵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莫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終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
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
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
玄鎮都將李堯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
為當時所服從堯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
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
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終

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口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二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旣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

把中國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印表
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
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
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
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
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
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
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
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
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緡御銀纏梁一張
并棗奈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
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
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
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
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
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
軍侯剛女卽元義妹夫也義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
禁內時或迭出義以康生子難爲子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
下義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
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
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矚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
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干牛刀斫直後元思輔而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義所執鎖於門下至曉義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義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義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大爲將及臨川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墮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龕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

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泚長大眼所統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勲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禦淮肥大眼光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間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

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
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
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
不卽止土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
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
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
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
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
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
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
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
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
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
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
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
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
甌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
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
又彎弓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
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
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
聞仕蕭贖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

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峽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弋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輓轆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

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驪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

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寅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寅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龔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難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因爲鑊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耻前挫辱不報竇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寇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龍瓌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邵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郟虬玄州刺史邢豹及相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余朱榮

余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余朱川因為氏焉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墿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會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會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

秀容川原沃衍

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勲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會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巳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改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嶮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閭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

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犄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叛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梟勳寶貨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各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卽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

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踊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卽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恠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制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

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貨醜奴勢逼幽雍崑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日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又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耻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勅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人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

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旣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驗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旣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卽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旣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啟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旣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

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涓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彌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勲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人匡頹運出勅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旣泰趙魏還蘇北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軌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旣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踵先勲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

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休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驚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滎聞之卽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滎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滎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狗帝幸河內城滎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滎旣未有舟船不得卽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滎乃令都督余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滎蘊

伏風煙抱含日月揔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
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
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頽綱俾朕
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
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顛兇頑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汗宗社朕徒
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
勲巨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
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
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
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
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寅擁
衆爾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
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旣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遂巡
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
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
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
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動濟天下四方無
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
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
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
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
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請榮承候得其啟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人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會啟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人見而啟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啟不允大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怕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或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閒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二年九月榮啟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旣圖榮榮至入見卽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

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
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愆
遺奄從物化迫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勲前王令軌可贈假黃
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
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
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梁
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
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
王加九錫給九旒鑿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輜輶典準晉太宰安平
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圯丕基寶命有若綴旒
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頽綱於斯
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
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蕭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閣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勲超
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義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梁郡公又進爵
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義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
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勲
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
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

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嗟咿以競入私利卑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巨頰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成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上祀魏配天不殖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貨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終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朱兆

朱彥伯

朱度律

朱天光

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躡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五

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之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藟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

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亦朱
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
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
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
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
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
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
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
所以不暇留洛回卽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頗爲步蕃所敗於
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
之人令王統領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
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
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
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
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
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
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
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
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
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
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
司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

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鬪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羸脆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竒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崑崙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兆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

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爲榮府長史元暉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旣立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醢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傳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早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

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啟陳齊獻武王義功旣振將除余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闔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余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啟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卽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克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歛余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余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太宗

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
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
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
四方解體又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
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
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余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
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
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蕭宗未爲血齋轉直寢後兼直閣加前將軍
余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
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
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
事黃門侍郎莊帝卽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
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
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卽真元顥逼大梁詔
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旣
剋滎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
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
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
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
常侍莊帝之將圖余朱榮也或有勝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
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疆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墜地曰世
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

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
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
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
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
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
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
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余朱度律意在
竇矩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
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
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

畏余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儿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
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
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旣總朝政生殺
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
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
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疆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
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
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
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
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
遠度律等愚戇恃疆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

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人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契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公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寃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閣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儼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蓋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永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僞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轅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斃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關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爲犄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旣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關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

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余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余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聞之與余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旣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

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灑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余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歿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

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人馬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

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日
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
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
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
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
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
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且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
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欵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
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
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
戰擒之天光明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寅而降賊行臺万俟
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之草乃退於

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幽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

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
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
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
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率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
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率屯討之天光身討道
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
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
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勅榮復有書以隴中
險遂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
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

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爨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大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叱于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力別更推立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暉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暉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

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余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余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余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基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唇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其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終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

魏書卷七十六
盧同傳第六十四

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襲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後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止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勲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勲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勲簿政可羸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畫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

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勲印記爲驗一支付勲人
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
所以征勲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
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
處勲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
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
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
還之日卽應申送項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勲
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
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
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
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
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
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
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
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
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
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
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
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
都督李叔仁闕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
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
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

久病彊牽從務啟乞儀同初同之為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欵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憐為慕容雋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

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代都歷侍御

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少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鑿與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皆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頗值凶儉烈為粥以食

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義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義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義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終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也吏部尚書并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怙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

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於司空從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瓊少而敏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與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瓊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瓊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勿達大將軍諮議叅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叅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叅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叅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公郎其年沙汰郎官惟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王澄劾臣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臣曰竊惟白尚書令任衣元臣歷生二朝每蒙寵遇謇譔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

在昔故高祖錫之以臣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臣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臣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臣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寒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臣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臣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寅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

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滅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
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
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
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
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跡主名檢無賂以置直
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旣成因卽除
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
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
則於理太急今請以行跡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
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
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寬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
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
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
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
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
未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
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
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
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
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
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吳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
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

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或討之磐柝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卽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啟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鵠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塲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動履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

得已去貪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遙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勛勞日昊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各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孑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僑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各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

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介朱榮人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儼從駕北出莊帝以儼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儼肯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

陛下不賜詰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皇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儼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

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王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卽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青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或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啟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或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

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
禦疆場又詔爲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
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
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
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
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
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
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
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介
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
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
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都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
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
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
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
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
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荆
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
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
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
多遣則滅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
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
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討不久應至公但

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收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尅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閣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

麗從與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判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溫不形於色嘗官奉法在有所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為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敕為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為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為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與和中為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為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為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

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救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

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

經史好文章兼長凡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

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

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

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

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

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

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

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眾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
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嘗幸邙山集僧尼齋會公卿
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
世荷榮遇寇難未乎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婦太后顧謂
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
慰勞使卽爲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克
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余朱榮殺害朝士深第
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
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
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
世之節一朝毀汗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
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

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敕乃歸京師除各久之除
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
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
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
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
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各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
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啟昭明之頌載揚
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
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樁
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掄
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
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

專經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往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各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宜尼確論造次必

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烟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子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

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廢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啟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繼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邵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頗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菴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

見稱徵為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疆御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

諸子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至有孝聞李亦有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初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

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為故事弟道穆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

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人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思臣望策其鴛塞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啟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提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變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駢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

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

愚

臣雖庸

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
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
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
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
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鄜道元溫子
昇之徒咸申欵舊好於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
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
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
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
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
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
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
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
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
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
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
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
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
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
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民無困弊可
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
虛國用於是艸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
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

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人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識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湏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與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以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

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乏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闇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銜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
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
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
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
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
望霑爵賞臣旣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
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
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
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
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
書使晉陽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
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弟慰詔攝本任表辭
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
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
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
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
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
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介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
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
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
國公食邑千戶於時介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
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
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

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夫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佞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
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
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
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卽真仍兼黃門道
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
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
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
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旣
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
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
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
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
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
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
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佺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介
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
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
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
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闕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益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僂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何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余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余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

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
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
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
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尔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
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
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二十五贈通
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
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
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
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
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終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終

